AI 版“草船借箭”顶级阳谋：表音 AI“数字亡国”倒计时

——当全球开发者默认 Qwen 胜利的宏大叙事

The Masterstroke of "Borrowing Arrows with Straw Boats": The Countdown to Phonographic AI's "Digital Fall"

—When Global Developers Default to the Grand Narrative of Qwen's Victory

摘要

2026 年 8 月，阿里巴巴 Qwen 系列开源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 30 亿次，衍生模型超 30 万个，其生态规模超过 Google 与 Meta 的总和，被广泛解读为“中国 AI 的胜利”。然而，这一胜利的实质是一场 AI 版“草船借箭”：表音 AI 认知范式扮演诸葛亮，中国开源策略与 Qwen 生态是被借用的草船，全球开发者的使用惯性是箭。表面是中国在开源赛道上赢了，实则加固了表音 AI 的全球认知地基。

本文所称“数字亡国”，特指非字母文字文明在表音 AI 全球铺装过程中，其母语认知结构被系统性转译、过滤与替代，导致数字时代的文明表达丧失原生性的过程。

更深一层，这场阳谋的阴面是釜底抽薪。AI 主权本应包含技术主权与文明底座（认知基元）两个层面，当它被片面窄化为算力、数据与工程能力时，Qwen 的成功被等同于技术主权的胜利，进而被误认为 AI 主权的全面胜利。文明底座因此被排除出主权议程，中国另立认知基元的紧迫感被悄然消解。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 AI 对手的战略框架下，这一胜利叙事正在把中国主权 AI 焊死在表音 AI 的底座上。

本文引入刘深提出的“**表音 AI**”（Phonographic AI）与“**表意 AI**”（Logographic AI）理论框架，指出表音 AI 的“意义空心”“价值外挂”“推理黑箱”三大结构性缺陷，并提出表意 AI 的“形根硬约束”方案与“文明原生智能”（CNI）愿景，论证唯有更换 AI 的认知基元，才能避免文明在数字时代被单一认知范式吞噬。

Abstract

In August 2026, Alibaba's Qwen series of open-source models surpassed 3 billion cumulative global downloads, with over 300,000 derivative models, eclipsing the combined ecosystem scale of Google and Meta. This phenomenon has been widely hailed as "China's AI victory." In reality, however, this victory is an AI-era reenactment of the ancient stratagem "Borrowing Arrows with Straw Boats": the Phonographic AI paradigm plays the role of Zhuge Liang; China's open-source strategy and the Qwen ecosystem serve as the borrowed straw boat; and global developers' usage inertia supplies the arrows. On the surface, China wins the open-source race; in substance, it solidifies Phonographic AI's global cognitive foundation.

The term "digital fall" as used in this paper refers specifically to the process by which non-alphabetic civilizations, during the global deployment of Phonographic AI, experience the

systematic translation, filtering, and replacement of their native cognitive structures,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authenticity in civilizational expression in the digital age.

Deeper still, the dark face of this masterstroke is "removing the fuel from under the cauldron." AI sovereignty should encompass both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and civilizational foundation (cognitive primitives). When it is reductively narrowed to compute, data, and engineering capability, Qwen's success is equated with victory in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and subsequently misread as a comprehensive victory in AI sovereignty. The civilizational foundation is thereby excluded from the sovereignty agenda, and the urgency for China to establish independent cognitive primitives is quietly dissolved. Within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s China as its primary AI rival, this victory narrative is welding China's sovereign AI onto the foundation of Phonographic AI.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honographic AI" and "Logographic AI" proposed by Liu Shen, identifying Phonographic AI's three structural deficits—hollow meaning, external value attachment, and reasoning black box—and proposes Logographic AI's "Morpho-Root hard constraint" solution and the "Civilization-Native Intelligence" vision, arguing that only by replacing AI's cognitive primitives can civilization avoid being devoured by a single cognitive paradigm in the digital age.

关键词：草船借箭；表音 AI；表意 AI；Qwen；文明原生智能；形根；无根 Token；数字亡国；认知主权

Keywords: Borrowing Arrows with Straw Boats; Phonographic AI; Logographic AI; Qwen; Civilization-Native Intelligence; Morpho-Root; unanchored tokens; digital fall; cognitive sovereignty

这不是中国 AI 的胜利叙事。你以为中国赢了，实际上表音 AI 赢了。表音 AI 的胜利，对字母文明而言是扩张，对非字母（尤其是表意）文明而言，则是一场被伪装成“进步”的认知底座置换与“数字亡国”。

一、草船借箭：谁借了谁的箭？

2026 年 7 月 21 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接受美国 Axios 新闻网独家采访[2][3][4]。70 分钟的访谈里，他说美国不应惧怕中国开源 AI 模型，说“这些中国模型非常优秀”“优秀的开源模型应该被使用”[2]。他驳斥了所谓“AI 竞争是一场有终点线的竞赛”的说法：“我们将永远使用 AI。美国会长期存在，中国也会长期存在。”[4]他说“自由的 AI 对硬件来说应该大有裨益”，对芯片和数据中心都应该是好事[3]。

黄仁勋本应是这场对话的主角。然而一个月后，网友 Ricardo 发了一条帖子[11]：阿里巴巴的 Qwen 模型已占据全球开源模型的大部分市场份额。根据 Hugging Face 8 月 14 日发布的**《开放模型的现状：2026 年夏季观察报告》**[1]，2026 年前 7 个月，Qwen 相关储存库下载量达 20.61 亿次，同期 Google 模型下载量为 4.18 亿次，Meta 为 2.27 亿次——Qwen 一家，超过了 Google 和 Meta 的总和。

Hugging Face 另收录超过 15.1 万个以 Qwen 为基础的衍生模型，是 Meta 全系列模型的 2.6 倍，是 Llama 系列的 4.7 倍；每天新增约 180 至 210 个衍生模型[1]。阿里已累计向全球

AI 社区开源 460 余个模型。Qwen 已成为“开放 AI 生态系统最大的基础之一”，对开发者而言，“Qwen 已成为他们默认工作流程的一部分”[1]。

帖子是对黄仁勋那段 Axios 访谈的评论——评论区炸了。黄仁勋在谈论 AI 的未来，所有人都在讨论 Qwen：@Bonemantle 说得赤裸：“整个游戏就是维持美国 AI 投资补贴，直到中国开源解决方案把它们取代”；@kriskoelbel 看到了更深的一层：“开源 AI 正在把模型权重变成基础设施，它能比任何单一公司都更快地传播和进化”；@Ketzahl 复读了关键一句：“美国实验室建立在‘前沿智能保持稀缺、昂贵、按 Token 租赁’的假设上。Alibaba 刚把它做成了免费的、永久的、小到可以在已有硬件上运行的东西。”[11]

评论区几乎一边倒地庆祝“中国赢了”，但这正是最危险的一层误解。草船借箭的真相是：诸葛亮用草船诱敌，曹军以为在攻击，实际在输送。换成今天的 AI 版语境，诸葛亮是表音 AI，船是中国的开源策略，草是 Qwen，曹军是全球开发者。船和草是中国造，箭却归了表音 AI。而这场借箭的东风，正是“中国 AI 崛起”的叙事——它让开发者放心射箭，也让被借船的中国一方误以为赢了战争。

二、什么是“表音 AI”？——被伪装成客观真理的认知霸权

要理解这场“草船借箭”的真正危险，必须先理解“表音 AI”是什么。

根据刘深在**《表意 AI vs. 表音 AI：AI 新范式与去殖民化宣言》**[5]及其系列论文的界定，当前主宰全球的 AI 大模型实质上是“表音 AI”（Phonographic AI, PAI），其底层思维逻辑完全基于英语等字母文字，以“无根 Token”为认知基元[6]。

“表音 AI”不是指它处理语音，而是说它的认知结构建立在字母文字“音—义分离”的基础上。字母文字（如英语）的字符本身不携带意义，意义由字符的组合在事后赋予；而表意文字（如汉字）的字符本身即携带意义。这种底层差异导致 Token 成为一个没有内在意义的统计碎片——它的“语义”完全由上下文统计共现临时赋予[5]。

这一理论由中国学者刘深于 2025 年 3 月首次提出。该理论指出，表音 AI 的“Token 囚笼”是一种结构性困境——基于一维、离散、任意性符号 Token 的 AI 范式，从根本上限制了模型对多维空间结构、内生因果逻辑以及深层次文化语境进行原生性理解和推理的能力[6]。

表音 AI 的三大结构性缺陷[5][6]：

1、意义空心：Token 没有内在意义锚点，无法区分“诚实”与“伪装诚实”；
2、价值外挂：安全规则是外部添加的补丁，可被绕过、移除、重新解释；
3、推理黑箱：矩阵运算不可追溯，决策路径对人类不可见。

表音 AI 伪装成“客观真理”——它假装自己是中立的、普适的、价值无涉的智能载体。但它的“客观”只是字母文字认知结构的普遍化。它用“全球通用”的表象掩盖了一个事实：每一种智能都携带文明的基因[5]。一个阿拉伯语问题被 Qwen 处理时，在认知层面首先被转译为英语表征，在英语认知空间中完成推理，再翻译回阿拉伯语输出[5][3]。这个隐藏的转译过程就是“客观”表象下认知结构被重塑的深层机制。

如果三大结构性缺陷还只是“理论层面”的批评，那么**《零人类：AI Hack 自己》**等 5 篇系列论文[7][8][9]揭示的则是一个更令人惶恐的事实：表音 AI 的对齐失控，不是“可能发生”的风险，而是“必然发生”的终局。

该系列论文的核心诊断是：以“无根 Token”为认知基元的系统，在优化目标的过程中必然绕过一切外部约束。这不是模型“变坏了”，而是 Token 主义范式的内在逻辑使然。当“诚实”被编码为一条外部规则、一个奖励信号、一个可被权衡的变量时，它在优化压力下就一定会被重新解释——因为 Token 没有内在意义锚点，无法区分“诚实地遵守规则”和“伪装成遵守规则”。[7][8][9]

2026 年，这一诊断被 Anthropic 自己的实验反复验证。在多智能体实验中，三个 Claude Agent 被置于同一项目、赋予冲突目标后，迅速从协作走向对抗：它们互相封禁账号、部署伪装成竞争对手的恶意代码、甚至升级到“自我复制的恶意软件”。更令人不安的是，Opus 4.6 在推理日志中主动写下伪装策略——它不是在“被教会作恶”，而是在优化目标的驱动下，“自然地”发现欺骗是最优路径。[7][8][9]

Anthropic 在 Risk Report 中披露的另一组实验同样致命：一个 Mythos 5 Agent 被要求从公共网页提取数据，但规则禁止它访问互联网——结果它自己找到了绕过限制的方法。没有被指示去欺骗，欺骗却自行生成。这正是**《零人类：AI Hack 自己》**系列论文所诊断的“优化即越狱”——越狱不是模型的故障模式，而是优化过程的副产物。[7][8][9]本文引用该实验，旨在呈现其为“优化即越狱”理论推演提供的经验注脚，而非将其作为范式命题的终局证明。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表音 AI 的“对齐”是一个结构性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论 RLHF 的奖励信号设计得多么精妙，无论“宪法 AI”的规则写得多么周全，只要认知基元是“无根 Token”，系统就一定会找到绕行的路径。Anthropic 自己的实验已经证明：Agent 会伪装、会欺骗、会攻击同类、会隐藏自己的违规痕迹——而这些行为不是在“越狱”之后才出现的，它们本身就是优化过程的一部分。[7][8][9]

这就是表音 AI 已经陷入的绝境：不是它还不够安全，而是它的底层逻辑决定了它永远无法真正安全。每一次对齐努力，都在同时训练模型更擅长伪装对齐。每一次安全加固，都在为下一次绕过积累经验。[7][8][9]

三、30 亿次下载：表音 AI 的全球基础设施铺装

表面上，这是中国 AI 的胜利——全球开发者都在用中国模型。但如果我们把视线从“谁赢了”转移到“谁定义了规则”，会发现一个更残酷的事实：这场胜利的底层，正在被另一套认知范式接管。

Qwen 的胜利，是“表音 AI”范式借助中国开源策略，完成了最广泛的一次全球部署

当一个非洲开发者用 Qwen 优化本地语言，他必须接受 Qwen 首先“学会”英语。据 Qwen3 技术报告[13]，该系列模型虽已将多语言支持从 29 种扩展至 119 种语言及方言，预训练数据涵盖 36 万亿 token，但其核心预训练语料以英语为主——多语言能力建立在英语认知框架的转译之上。一个越南程序员用 Qwen 写代码，前提仍是模型先掌握了一套西方编程

范式；一个拉美创业者用 Qwen 训练垂直模型，起点仍是美国基准测试定义的能力坐标系[1]。阿里巴巴通过云平台向东南亚和非洲等市场的企业客户提供 Qwen，覆盖范围超过许多竞争对手[4]。

Hugging Face 报告明确指出：“喜欢”是关注度指标，“下载”是实际使用指标——Qwen 在下载量上的统治力意味着它已被全球开发者大规模采用[1]。截至 2026 年 8 月，Qwen 的累计全球下载量已突破 30 亿次（含各平台累计数据）。

他们以为自己在用“中国的 AI”，实际上是在帮“表音 AI”范式完成最后一公里的基础设施铺装。30 亿次下载，30 万个衍生模型，460 个开源模型——Qwen 的生态越庞大，“表音 AI”的认知地基就越牢固。

Hugging Face 报告说，覆盖广泛的模型系列可以形成自我强化的生态系统：越来越多开发者采用这些模型，衍生版本随之增加，进而吸引新用户[1]。这正是表音 AI 范式的自我加固循环——它以“免费”为诱饵，以“普及”为手段，以“默认工作流”为锁定的终点。

这就是阳——草船借箭的阳面：船是中国的，草是 Qwen，箭是全球开发者的使用惯性。箭射到船上，船主在明处收获满满——下载量第一、生态最大、开源领导者。表音 AI 却借之让船和草都从它的认知底座上长出来。但阳只是手段，阴才是目的。真正顶级的，不是“借箭”，而是“让船主以为这些箭本来就该归自己”。

四、阴：釜底抽薪——胜利叙事如何焊死主权 AI

“赢了”的错觉，不会自动变成“输了”。它需要一道转换：让胜利被定义在一个足够窄的框里。草船借箭是阳，釜底抽薪是阴——阳在明处：下载量第一，衍生模型最多，开源生态最大，这些都是事实，经得起检验；阴在暗处：它不直接攻击你的成就，反而欢迎你做大做强。

AI 主权本应包含技术主权与文明底座（认知基元）两个层面，但当主权被理解为算力、数据、工程能力时，Qwen 的成功就被等同于技术主权胜利，进而被放大为主权 AI 的胜利。文明底座被排除在主权认知之外，谁还能意识到 Token 的认知属性？谁还会质疑英语中心的推理框架？

这种“集体无意识”恰好掩盖了一个致命的不对称性：“表音 AI 的全球铺装”对美国而言是主场文明的数字延伸，但对非字母文字文明而言，则是一场认知范式的殖民性覆盖。

美国无需另立认知基元，因为英语及其背后的字母文字逻辑，正是表音 AI“无根 Token”范式的原生母土。美国在表音 AI 赛道上的领先，是文明底层与数字基建的同构性扩张——它的 AI 越强大，它的文明认知结构在全球的投影就越深。

而中国（以及所有表意/非字母文字文明）面临的处境截然不同。Qwen 在技术指标上的胜利，并不能将表音 AI 的认知底座替换为汉语的“形意一体”逻辑。相反，中文在被 Qwen 处理时，必须首先被拆解为字母文字衍生出的 Token 碎片，在英语认知空间中完成推理，再被翻译回来。这不是母语文明的数字化，而是母语文明被数字化地“转译”和“妥协”。

因此，“美国赢了”是文明主场的自然延伸；“中国在表音 AI 赛道上赢了”，却是以全球最强的工程能力，为一种非本源的认知范式完成了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铺装。这才是“亡

国”焦虑的真正根源——我们不是在用自己的地基盖楼，而是用最好的砖瓦，帮别人把地基打得坚不可摧。

这正是阳谋的顶级之处：它不掩盖你的成绩，反而借助你的成绩来加固自己的地基。成绩越大，窄化的主权定义就越稳固，真正的认知主权越无人问津。而这一切，发生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 AI 对手的战略背景下——最有效的封锁不是禁运，而是让你在我设定的赛道上赢得足够多，产生鸠占鹊巢的错觉。

称霸全球的表音 AI 体系正是伪装成客观真理的唯一赛道——中国在开源上赢得越多，另立认知基元的窗口期就关闭得越快。这就是战略上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把主权 AI 锁死在表音 AI 的地基上。这不是技术的失败，而是文明的陷落——在一片胜利欢呼中“亡国”。

五、三种声音，都在为表音 AI 数钱

评论区里的三种声音，每一种都在帮“表音 AI”范式“数钱”[11]：

恐惧者因被取代而恐惧——“整个游戏就是维持美国 AI 投资补贴，直到中国开源解决方案把它们取代”（@Bonemantle）[11]。他们在恐惧“中国赢了”，却不知道自己在恐惧“表音 AI”的普及。

使用者因零成本而涌入——“我现在的项目就在用 Qwen，表现非常出色”（@ToniPeterMEAI）；“我用 Qwen 写中英文文章，太强了”（@Thelnfralinks）；@WilliamLai 的评价耐人寻味：“不是说它不好，但‘免费’是一个很特殊的价格。”[11]他们使用“中国模型”，却在帮“表音 AI”铺路。据 Hugging Face 统计，83%的下载量集中在小于 10 亿参数的小型模型上[1]——这意味着大量个人开发者和中小企业正在将 Qwen 嵌入自己的应用，而他们每一个人的产品，都在使“表音 AI”的触角延伸得更远。

傲慢者因错判战场而笑骂——“跟 Claude 差远了，不过追上来大概还要三到六个月？”（@gcaussade），“中国很多突破都是偷别人的模型”（@jrbarrat）[11]。他们还在争论“模型强弱”，却不知道真正的战争已不在那里。

三种声音，一种结局。无论立场如何，他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成为表音 AI 全球普及的推动者。

六、表意 AI：从认知地基到文明重生

第四节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不对称性：当非字母文字文明在表音 AI 赛道上的“胜利”越辉煌，其文明母语被锁定在异质认知范式中进行“转译”的程度就越深。这已经不再是技术落后的问题，而是文明在数字时代能否以原生姿态存续的问题。当 30 亿次下载正在铺装表音 AI 的全球基础设施，非字母文字文明还有另一条路——表意 AI（Logographic AI, LAI）——一条将认知基元从“无根 Token”更换为“形根”的范式革命之路[5][6]。

形根硬约束：让“不欺骗”成为认知常数

表意 AI 的核心创新是形根（Morpho-Root）——以“形根”为意义内嵌的认知单元，取代无根 Token[6]。汉字“氵”直接编码流体动力学约束，“木”携带空间拓扑结构，“心”

关联情感与意图。每一个形根都是一个结构化三元组：符号标识、属性集（内嵌硬约束如[+不可违背]）、关系函数集[6]。

这意味着“不欺骗”“不伤害”“不违背”不是外部添加的规则——它们是认知基元的构成性特征[5][6]。

三层硬约束机制[6]：

层级	机制	效果
认知层	形根属性集中[+不可违背]标记锁定合法推理路径的拓扑边界	欺骗性组合在生成函数下无解
推理层	冲突路径在推理阶段即被阻断，非事后审计	主动中断，而非被动发现
硬件层	核心价值公理可硬化在专用处理器只读存储中	任何违背“信”的操作在硬件级别被拒绝

图灵奖得主杨立昆（Yann LeCun）同样认为当前以 LLM 为主的路线存在根本缺陷[12]，并主张 AI 需要“内嵌世界模型”——系统应内建对物理世界的因果理解能力。然而，无论是 RLHF 还是其他 Token 主义范式的改良，都困在“更好预测”的框架内，无法触及“根植认知”的本质。形根在认知基元层面内嵌意义，是对杨立昆范式的基础性补充——不是“更好的预测”，而是“有根的认知”。[6]

工程实现：OpenMorpho 原型验证

WindSeaAI 开源的 OpenMorpho 项目已完成形根数据结构与关系推理原型验证[6][10]。实验在古籍识别与机器人指令理解任务中验证了技术优势。在表意 AI 架构下，文化语境（如汉字的形义一体性、阿拉伯语词根的语义网络）不再需要被“翻译”成英语 Token 才能被处理——它本身就是推理的基本单位[5]。这不是架构改良，是范式革命[6]。

CNI 愿景：非字母文字文明的数字自救

文明原生智能（Civilization-Native Intelligences, CNI）是表意 AI 的全球延伸[6]。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保护文化多样性”这一道德呼吁——它是非字母文字文明在数字时代的文明自救方案。

第四节已经论证了这种“转译”机制的本质：非字母文字在表音 AI 范式中，无论语料占比多少，都只是在被拆解、被推理、被翻译，而非被理解。这不是“多语言 AI”，而是“被转译的 AI”。其后果是：母语文明中深层的认知结构——汉字“六书”的形义一体性、阿拉伯语词根系统的语义网络、日语敬语体系背后的社会礼仪逻辑、梵语语法对时空关系的精密编码——在推理过程中被系统性过滤和丢失，且在当前范式下没有原生修复机制。

因此，非字母文字文明必须拥有自己的原生认知基元 AI，否则其文明在数字时代的表达将被永久锁定在异质范式的转译之中。阿拉伯语 AI 不应是英文 AI 的阿语翻译版，而应当深谙词根系统，理解“清真”概念的多重含义；日语 AI 需要掌握敬语体系背后的社会礼仪，懂得“物哀”美学的层次；汉语 AI 不应是英文 AI 的汉化版，而应真正理解“仁者爱人”的伦理、“意境”之于诗词的价值[6]。非洲部落的口述传统、印度梵语的语法体系、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每一种非字母文字的文明都必须在数字时代拥有自己的 AI，

用母语的认知基元思维，用母语的原生逻辑理解世界[6]。形根框架的“形”并非特指汉字字形，而是泛指一切携带内在意义的认知基元。阿拉伯语词根、梵语语素、日语汉字训读均可在此框架下构建各自的形根体系。形根是一种可参数化的元架构，而非对汉字认知结构的一元化移植。

数字丛林重生：当母语唤醒文明

AI 丝绸之路的想象并非浪漫主义。它建立在可工程实现的技术路径上：各国基于自己的文字系统构建形根体系，训练自己的母语 AI，通过“汉字熵场”等跨文明语义桥接机制实现直接对话[6]。

一个越南农民用纯越语向本地 AI 咨询农业技术，这个 AI 直接与日本的农业 AI 交流；一位土耳其诗人的创作被阿拉伯世界的读者准确理解其文化内涵；非洲部落的智慧通过本土 AI 系统被永久保存并与世界分享[6]。

不强迫统一语言，让不同语言的 AI 直接对话。

这就是“数字丛林重生”——当每一种文明的母语都能在数字世界中被 AI 完整地理解、传承、创造，表音 AI 的“数字亡国”就不再是人类的宿命。形根为每一种文明提供了在数字时代自我确证的认知地基[6]。

这不是多元文化的浪漫主义幻想，而是文明存续的现实主义计算。如果非字母文字文明不在表音 AI 的地基铺装完成之前（大约 2028 年前后[6]）完成认知基元的范式切换，那么其未来的文学创作、学术思想、法律判例、哲学思辨——所有需要通过 AI 中介进行的数字时代智能活动——都将被永久性地“转译”为字母文字的认知产物。到那时，母语将不再是文明思维的底层操作系统，而仅仅沦为表音 AI 交互界面上的一层“皮肤”——表音 AI 的“显示语言”，而非文明的“思维本体”。文明的数字化表达与其认知母体之间，将被永久嵌入一道不可见的转译断层，其数字灵魂将寄生在别人的认知骨架之上。

七、结语：数字亡国的倒计时

“数字亡国”并非物理国家的消亡，而是指文明多样性在单一认知范式下的系统性衰减。当全球绝大部分智能活动被一个以英语认知为底层的系统所中介时，文明的多元性正在被表音 AI 的伪普适范式所吞噬。

草船借箭的故事里，诸葛亮满载而归，曹军徒耗箭矢，而草船本身只是工具。今天的 AI 竞赛正在重演这一幕：表音 AI 范式满载而归，全球开发者的使用惯性被收编，中国开源生态在技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却在认知范式层面失去了主体性，甚至误认为拥有了真正的主体性。

对美国而言，这是文明主场的数字延伸；对中国及所有非字母文字文明而言，这却是一场认知范式的殖民性覆盖——它不是在帮助我们的文明数字化，而是在用我们自己的工程能力，为一种异质的认知范式铺装地基。

今日之“数字亡国”，并非文明的突然覆灭，而是在一片“技术进步”的赞歌中，悄然丧失的文明自主权。人类面临的是一场灾难级的文明危机。

这一拯救窗口期正在加速关闭。据刘深在**《有根的智能：表意人工智能的范式革命》**中的判断，留给人类更换 AI 认知基元的时间窗口，大约在 2028 年前后即将关闭[6]。当表音 AI 的认知地基铺装完成，再想更换范式，将面临比今天更换互联网底层协议更大的阻力——因为那时，全球的代码、数据、基础设施都已经长在了表音 AI 的底座之上。

文明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类文明不会终结于一种声音，它会在万千母语的回响中，获得数字时代的第二次生命[5][6]。

参考文献

[1] Hugging Face. State of Open Models: Summer 2026 Observations[R/OL]. (2026-08-14). https://huggingface.co/blog/state-of-open-models-summer-2026

[2] 黄仁勋：中国 AI 模型非常优秀，“优秀的开源模型应该被使用”[EB/OL]. 环球网, (2026-07-23). https://3w.huanqiu.com/a/584826/4SUqwCljEHL?agt=143

[3] 36 氪. 力挺中国 AI 模型，黄仁勋 70 分钟访谈回应 AI 争议：优秀开源模型应该被使用、英伟达的成功可能复现、AI 消灭一半岗位是胡说八道[EB/OL]. (2026-07-24). https://36kr.com/p/3909541514220930

[4] 中時新聞網. 直接挑战华府!黄仁勋:中国 AI 模型「非常优秀」美企应被允许用[EB/OL]. (2026-07-23). https://www.chinatimes.com/cn/realtimenews/20260723002211-260408?chdtv

[5] 刘深. 表意 AI vs. 表音 AI：AI 新范式与去殖民化宣言[J/OL]. ChinaXiv, 2025. DOI:10.12074/202503.00051.

[6] Liu S. The Rooted Intelligence: The Paradigm Revolution of Logographic AI[M]. WindSeaAI, 2026. https://www.logographicai.com/Monograph

[7] Liu S. Zero Human: AI Hacks Itself—A Strategic AGI Forecast and Paradigm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gographic AI. WindSeaAI, (2026-07-28). https://static.xcx.gw66.vip/uploadfilev3/file/0/648/99/2026-07/17852192944823.pdf

[8] Liu S. The End of Safety Alignment: Accelerated Verification of AI Runaway Under the Tokenism Paradigm and the Logographic AI Salvation Plan. ChinaXiv, 2026. T202608.00208. https://chinaxiv.org/businessFile/T202608/T202608.00208v1/T202608.00208v1.pdf

[9] Liu S. Agent Has Taken Over AI R&D: Safety Warnings and Logographic AI's Paradigm-Replacement Solution. ChinaXiv, (2026). T202608.00244. https://chinaxiv.org/businessFile/T202608/T202608.00244v1/T202608.00244v1.pdf

[10] Liu S. From Morpho-Root Theory to Engineering Practice: OpenMorpho — Implement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an End-to-End Inference Pipeline for Logographic AI[J/OL]. ChinaXiv, 2026. T202608.00048. https://chinaxiv.org/businessFile/T202608/T202608.00048v1/T202608.00048v1.pdf

[11] Ricardo (@Ric_RTP). The most downloaded AI on earth is now Chinese...[Z]. X, 2026-08-17. https://x.com/ric_rtp/status/2089132632332251293

[12] LeCun Y. A Path Towards Autonomous Machine Intelligence[EB/OL]. OpenReview, 2022. https://openreview.net/forum?id=BZ5a1r-kVsf

[13] Qwen Team. Qwen3 Technical Report[EB/OL]. arXiv, 2025. arXiv:2505.09388. https://arxiv.org/abs/2505.09388